

紅樓夢人物論

佟雪著



中国古典文学评论丛书

红楼梦人物论

佟雪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评论丛书

红楼梦人物论

佟雪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5 5/8 字数10万

1978年10月第1版 1978年10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0

统一书号：10110·85 定价：0.47元

目 录

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研究《红楼梦》人物

- (代序)..... (1)
- 论大观园的奴仆们..... (12)
- 论贾宝玉..... (26)
- 论林黛玉..... (54)
- 刘老老的性格及其思想意义..... (71)
- 平儿和袭人的生活道路..... (82)
- 王熙凤和她的覆灭下场..... (93)
- 薛宝钗的思想和命运..... (108)
- 贾探春和她的改革..... (123)
- 史湘云的“名士”风度..... (140)
- 贾母形象的反动阶级实质..... (149)
- 贾敬、贾赦和贾政的殊途同归..... (161)
- 没落地主阶级官吏的典型贾雨村..... (170)

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 研究《红楼梦》人物 (代序)

人类社会划分为阶级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阶级社会中的任何进步的文学作品，不论是否自觉，都要程度不同地反映自己时代的阶级矛盾。《红楼梦》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一个最大的成就、最突出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

但是，文学作品，首先是长篇小说这种大型叙事体裁的作品，总是以塑造人物，作为再现社会生活的基本手段。因此，要分析叙事性文学作品，就不能不分析作品的人物形象。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卓越地描绘了封建制度没落时代的史诗般广阔的画卷。而它的全部社会内容，却首先是融汇和饱含在作家创造的几十个典型形象，数百名小说人物的性格里。人物的性格、关系及其变化，他们之间的矛盾纠葛，千头万绪的复杂情节，共同组成十八世纪封建中国的社会整体，展开了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走向衰亡的生动的历史过程。所以说，为着正确地认识《红楼

梦》的政治历史主题，小说人物的研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

问题在于，应当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用怎样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人物。

一般地说来，旧红学派用清代顺治到乾隆年间的历史人物，来附会小说人物。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派，则在作家及其家人同小说人物之间，划上等号，鼓吹所谓自传说。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和领导了多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通过这些斗争，特别是通过批判胡适派唯心主义的斗争，端正了《红楼梦》研究的方向。在小说人物分析问题上，许多论著各抒己见，形成了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互相讨论、共同探索真理的局面。但是，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违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观点，也在某些分析小说人物的论著中，程度不同地暴露出来。

打开《红楼梦》，几乎在它的每一页上，都可以看到阶级矛盾的鲜明图画。“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①。一张“护官符”，集中表现了那个时代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根本对立。曹雪芹所讲述的全部故事，都是在这种根本对立的基地上铺衍开来的。当广大劳动人民在辗转沟壑、卖儿鬻女的时候，荣宁二府的封建主子，正过着纸

^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818页。

醉金迷的生活。在它的高大的围墙之内，阶级矛盾尖锐地存在于奴仆和封建主子之间。一方可以对另一方“或打、或杀、或卖”，另一方却只能俯首贴耳：主子洗脸的时候，要跪着捧盆，主子吃饭的时候，不许咳嗽一声，甚至不能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名字。地主阶级正是在劳动人民的血泪、死尸和累累的白骨上，建立起自己的“天堂”。至于小说中描写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被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那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而且势必受到社会主要矛盾的决定性影响。

曹雪芹的现实主义的笔触，有声有色地揭示了自己时代各种人物的阶级风貌和他们之间的阶级关系，而且善于极其深刻细致地从人物心灵的底部，挖掘他们同自己阶级母体的本质联系。在他的笔下，人物的性格千差万别。但是，他们在现实斗争中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却总无法超出自己的阶级界限。这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①。他们个人的性格、命运和生活道路，不管怎样显得丰富多彩，在一定的意义上，仍然可以说是个性化的一定阶级的性格、命运和生活道路。他们不是作为抽象的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②，活动于《红楼梦》描写的社会图景中。

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3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83页。

有一些人物，看起来似乎超出了生活的常轨。世代为奴的赖大，儿子居然当了地主阶级的县官。祖上曾经做过“小小京官”的王狗儿，穷到“冬事未办”，不得已而请岳母刘老老去贾府寻求施舍。在地主阶级中，不仅出现了贾宝玉、林黛玉这样的叛逆者，而且出现了贾探春这样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对父兄一代的腐朽堕落提出愤激批评的人物。在奴仆中间，晴雯、鸳鸯、司棋等人，诚然进行了在自己生活条件的限制下可以说是相当激烈的反抗，却也产生了焦大那样的“忠仆”，“有天没日”地痛骂一阵，目的“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①。这些使人眼花缭乱的社会现象，都应当看作是封建制度没落途中的必然产物。那是一个一切传统的阶级关系都被斗争的旋风卷入到深刻的历史变化之中的动荡时代。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化，不断地把一些人物抛到下层。作为地主阶级收买政策的结果，极个别的高级奴仆，或者已经背叛本阶级，或者正在走上这种可耻的道路。在封建制度面前，有来自左边的不满者，也有来自右边的不满者。贾探春所不满的，不是封建制度本身，而是它走向腐败衰竭的存在形式。她所企望的，不是封建制度的崩溃，而是它的中兴和巩固。叛逆者贾宝玉和林黛玉，也还没有最终越出本阶级的范围。离开对于《红楼梦》所反映的阶级阵线的分析，也就无法认识这些人物的真正面目。正如马克思说的，“单独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属的阶级为转移，这

^①鲁迅：《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

是很‘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实不足以影响阶级斗争”^①。实际上，这些人物的性格，正是各自在不同的意义上，进一步丰富了《红楼梦》的主题。

在《红楼梦》中，阶级斗争不仅决定着人物的性格，而且影响着它的变化，成为整个小说情节发展的直接动因。尽管作者无法解释贾宝玉叛逆性格形成的现实基础，以至把他的悲剧的线索，人为地牵入到神瑛、绛珠的离奇故事里去，他还是具体描绘了他们由于同被压迫者的接触，由于不甘心于封建卫道者的迫害，而日益强化自己叛逆倾向的过程。王熙凤刚刚出场的时候，扬言“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她确实的确在奴仆的面前，拿出过各种残酷压迫的花招。但是，随着奴仆斗争的加剧，荣宁二府越来越败落下去，她也失去了当日不可一世的神色。当着地主阶级的统治相对稳定时，奴仆们常常是把仇恨深深地埋在心底。然而，皮鞭和木板，“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②。压迫的加重，把他们送上反抗的舞台。封建秩序的病入膏肓的危机，更加在他们的性格里，注入了愈来愈饱满昂扬的斗争激情。历来不露锋芒的鸳鸯，誓死拒绝同地主阶级中的任何人物联结起任何形式的婚姻纽带。曾经受到封建等级制度的毒害、粗暴地对待过比自己地位更卑

①《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83页。

②鲁迅：《集外集拾遗·〈争自由的波浪〉小引》。

傲的阶级姐妹的晴雯，也由于现实的教育，在抄检大观园的时候，借着王善保家的由头，向王夫人，向封建等级统治开火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严肃地批判过克里盖的那种抽取人的阶级性，“把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归结为几个字：爱和恨”^①的荒诞理论。马克思主义在考察历史运动的时候，始终注意分析各种社会思潮的阶级实质，而反对把一定阶级的思想，和它得以产生和存在的那个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从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观点出发，必不可免地会对《红楼梦》描绘的阶级关系熟视无睹，从而把小说人物当作某种超阶级的抽象观念的化身。正如列宁所说：

“你说你在谈论‘个人’，但实际上你当做出发点的并不是具有确实由他们的生活条件、由该一生产关系体系所产生的‘思想和感情’的‘个人’，而是木偶，并且你把你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装进它的头里。”^②

在我们面对《红楼梦》的形象体系的时候，重温伟大列宁的遗训，是很有教益的。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在分析文学作品的时候，努力揭示人物性格和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内部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了拉萨尔的剧本《冯·济金根》。

①《反克里盖的通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91页。

②《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一卷386—387页。

因为它没有真实地再现戏剧人物同当时德国的农民、市民的阶级斗争的关系。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了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指出：“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①如何根据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需要，把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人物，放在特定时代的社会联系和阶级斗争中，做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毛主席关于《武训传》的指示，为我们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朽范例。

曹雪芹清醒地看到，他的小说人物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末世”。“生于末世运偏消”。他努力用时代的原因，来解释自己人物的命运。贾政顽固反动，又愚蠢无能。贾赦、贾珍、贾蓉之流堕落到完全靠荒淫糜烂的生活来苟延时日。贾探春十分敏感地保护着自己岌岌可危的阶级自尊。薛宝钗的虚伪，实质上反映了封建主子统治奴仆、卫道者迫害叛逆者的欺骗政策。所有这些人物的性格，都是在地主阶级走向崩溃的社会土壤中扎根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也是这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只有在地主阶级走向全面反动和全面腐朽而社会仍然停留在封建制度之中，一些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但却极为幼小的历史条件下，才可能出现他

^①《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6页。

们那种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叛逆封建秩序，并且力图到地主阶级的环境之外去探寻生活方向的性格内容。如果说在此以前，他们还没有产生的现实基础的话，那么在此以后，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逐渐壮大，他们也就不会再具有那样光彩照人的进步意义了。作为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作为那个时代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①。他们也从中国封建社会的民主主义思想传统中，继承了某些东西。不过，这种继承，是从来没有离开他们的现实基地的。存在决定意识。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环绕他们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实践，才是产生他们的思想的源泉。一切过去历史条件下的思想传统，只能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得到检验和决定取舍。

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只要不囿于地主资产阶级的偏见，从《红楼梦》的艺术总体看来，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封建社会的衰败，本来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在小说的第一回里，“不出荣国大族，先写乡宦小家”，作家就在小地主甄士隐由于农民阶级“抢田夺地”的斗争和本阶级内部的矛盾而败落的故事中，预示了四大家族和整个地主阶级的共同归宿。贾府内部奴仆的斗争，和广大社会上的人民群众的斗争，是遥相呼应的。它们共同促进了统治阶级的分崩离析，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

^①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44页。

等各个方面，使得封建统治越来越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

“天子惊慌愁失守，此时文武皆垂首”。这两句诗，活画出封建统治集团，在人民革命的风暴面前虚弱狼狈的状况。大观园封建主子对奴仆的每一次镇压，一方面反映了奴仆斗争力量的日益增强，一方面却又总是表明，它在衰败的路上，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鸳鸯的斗争，大大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抄检大观园，固然是前八十回中封建主子和奴仆直接斗争的最高潮，同时也成为贾府“黄泉路近”、一落千丈地败亡下去的转折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红楼梦》是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描写地主阶级的家庭奴仆怎样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勇敢地奋起斗争的小说。它的奴仆反抗者的典型，是曹雪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贡献。地主资产阶级的《红楼梦》研究，总是把目光限制在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这类人物的身上，即使涉及到被压迫的奴仆，也常常把他们当作某某贵族小姐的“影子”，或者说：附属品。他们当然不可能指出奴仆在推动社会前进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只有无产阶级，只有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指导下，才可能正确地认识这个历史的真理。

文学艺术作品，是一定社会的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作家的世界观、政治态度和生活经历，必然会在他认识和反映生活的整个过程中发生作用，并且在每个人物的身上，留下自己思想和感情的烙印。曹雪芹的世界观，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主导方面，也是进步的。没有这样的主观条件，他就不可能写

出《红楼梦》来。问题是需要具体地通过小说人物的研究，剖析作家思想感情的时代内容和阶级倾向。“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①作为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不自觉地描写了自己时代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然而，他也是“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的。在这点上，他和托尔斯泰颇为相似。他对于农民起义的否定态度，终《红楼梦》全书，是毫不含糊的。相反，他对于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批判，却总是满怀着哀惋和眷恋。我们阅读《红楼梦》，把它作为认识封建社会历史的生动材料，并不是要把自己降低到同曹雪芹一样的思想水平。恰恰相反，不论是考查《红楼梦》人物形象的性格内容，也不论是研究作家世界观对于作品人物塑造的影响，我们始终应当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首先检查其“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②。

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十分确切地规定了应当把个人的极为多样和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活动，归结为阶级的活动，从而“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程度”^③。卖国贼林彪和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都利用《红楼梦》研究大造反革命舆论。林彪从贾雨村、薛宝钗那里汲取阴谋诡计。自诩

①鲁迅：《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合订本826页。

③《民粹主义的阶级内容》，《列宁全集》第一卷388页。

为“半个红学家”的叛徒江青,为了作“女皇”,竟无耻捏造了“母党”和“父党”之争、“母党胜利了”的鬼话。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有意抹杀《红楼梦》所反映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现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正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逐步肃清他们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中散布的流毒,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研究《红楼梦》。这本小册子,写就于一九七五年春天。这是我们继《红楼梦主题论》之后,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研究《红楼梦》的又一次尝试。我们希望通过分析《红楼梦》的主要人物,进一步说明这部小说的政治历史意义。但是,如何把《红楼梦》小说人物的研究,坚实地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上,这还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由于我们的水平的限制,本书可能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恳切地等待着专家们和工农兵读者的批评指正。

1977年10月1日于北京

论大观园的奴仆们

在《红楼梦》所描写的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必然衰败的过程中，大观园的奴仆们，究竟占有怎样的历史地位，——这是分析和研究《红楼梦》小说人物，首先遇到的和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

在《红楼梦》的时代，中国已经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它的主要的社会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一切其它性质的矛盾，总是最终地受到这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影响。作为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名著，《红楼梦》真实地反映了这种阶级关系及其生动的历史。在这里，大观园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基地上耸立起来。地主阶级正是依靠对于千百个黑山村的农民的残酷的地租剥削，以及房租、高利贷等项剥削收入，来维持自己的奢侈生活的。同样，这种阶级关系，也被作家概括在大观园的围墙之内。一方——数百名奴仆，另一方——几十个主子。他们的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在那种特定环境中的存在形态。在大观园的各种纷纭的纠葛中，这对矛盾，才归根到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大观园的奴仆身上，交织存在着没落封建制度和奴隶

制度残余的特点。本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存在着地主阶级的家庭蓄奴制。这种状况，由于满族贵族地主阶级统治的确立，变得更加严重了。他们把在战争中虏掠的人口，大量地转化为奴隶。而在他们的统治下，“基本的事实是不把奴隶当人看待；奴隶不仅不算是公民，而且不算是人”，奴隶只是一种物品，“对他们不仅可以随便使用暴力，就是把他杀死，也不算犯罪”^①。在清初的一百年间，统治阶级采取了某些有助于国家统一和生产发展的积极措施。但是，直到康熙年间，仍然保有奴隶殉葬的习惯。至于“饥寒切于中，鞭扑加于外”，就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现象。在曹雪芹的笔下，大观园的奴仆们的悲剧，生动地暴露了这种在当时有广泛现实基础的社会现象的腐朽本质。

地主阶级为着维持自己的寄生生活，迫使奴仆从社会生产的过程中脱离出来。中国历代的农民，在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之下，从来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在封建制度的束缚下，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地主阶级对于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和农民相比，地主阶级的家庭奴仆，对于封建主子的人身依附关系，表现得更加强烈，活动天地更加狭小。他们不论是否“家生子儿”，都完全沦落为封建主子的附属品。用贾探春的话来说，他们是“顽意”，“猫儿、

^①列宁：《论国家》，《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436页。